

亲情伴我们同行

丁法章
威海行之一

7月21日,这是我们家庭一行九人相约,来威海银滩度夏后的第一天,也是步入“自娱自足”、“自娱自乐”生活的第一天。昨晚,我们将此行通过微信发送给相关群友后,赢来一片点赞之声。特别是上海的亲友尤为羡慕,因为上海将突破历史上罕见的40摄氏度的“烧烤”,他们都很庆幸我们及时脱离“火海”。事实也是如此,这里中午时分也不过三十二三摄氏度,早晚并不闷热,昨晚我们度过了清凉之夜,都说睡得不错。

我们下榻的这家房东,男主人姓魏,是一对来自东北大庆油田的中年夫妇几年前投资兴建的。据说,这附近的房产几乎都是大庆油田集团来兴建的,所以被统称为“大庆一区”。每到盛夏,他们几乎都腾出房间搞旅游,接待全国各地避暑度夏的客人,已形成一种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链。我们九人租用了三间房,每间就像三星级宾馆的标房,放有三张床,床上用品和生活设施基本齐全。但价位比较低廉,每人每天不过50元。所以近悦远来,前来避暑的人家络绎不绝。

内弟裕枢夫妇捷足先登,去年夏天他俩已来试住过一段时间,自我感觉良好,故此此次诚邀大家共享。今天一早,他俩就兴致勃勃地带领大家来到邻近的美食街共进早餐。来到美食街,家家饮食店门前饭桌一字排开,可谓人头攒动、食客盈门,我们贪婪地享用着大饼、油条、肉包、豆腐花、玉米粥。早点,人人如愿以偿,个个大快朵颐。我们同桌的一位食客,也是阿拉上海人,他七十开外,精神矍铄,家住上海武定西路。言谈中他十分坦率,说是几年前在这里买了一套房,每年6月底来,9月底返沪,在这里避暑三个月。他对此项晚年生活的安排甚是满意。认为这样不仅每年可以到这里避暑度夏,而且这里民风纯朴,衣食住行不大有假冒伪劣的现象。特别是食品少有污染,吃得放心。

早餐后,他俩又领我们逛农贸市场。好家伙,这里更是人丁兴旺,生意兴隆。大伙儿放眼望去,但见沿街两侧各种果蔬、肉类、食品、日用品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。这些商品不仅色泽鲜,而且价格便宜,约为上海的一半左右。刚上市的烟台苹果1元1斤。所以,今天在我们居住的客厅里,桌上始终放着切好的西瓜、苹果和蓝莓,供大家随时享用。经共同协商,我们一行每日三餐是这样安排的:早餐到外面消费,中晚餐则借用东家厨房,“自力更生”,并决定由襟弟士平、肇建、内弟裕枢,和我四家轮流掌勺。士平夫妇心灵手巧,擅长烹饪,今天午餐便由他们“领衔主演”。果然不出所料,早上由大家共同采购的食材,在他俩的精心烹调下,竟然捧出了十几道色、香、味俱全的冷盆、热炒和海鲜汤,使我们胃口大开,称得上酒足饭饱,印象深刻。不过,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后几位掌勺者的压力。

那天看联合早报,得知亚美尼亚教堂有一场音乐会:大提琴家卡查特利安演奏巴赫的《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的前三首。

卡查特利安是亚美尼亚人,来新加坡不久,有在此常住之意,这场音乐会大概是他给新加坡人的见面礼吧,也算是“拜码头”了。说到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,我知道大名鼎鼎的莱佛士酒店就是由亚美尼亚的沙奇兄弟(Sarkies Brothers)建造的。据说,沙奇的墓碑就在教堂后面的墓园里,因为天色晚了,也没去辨认。还有,《海峡时报》的创办者摩西也是亚美尼亚人。那天音乐会上遇到作家刘培芳,她告诉我新加坡国花卓锦万代兰也是由一名亚美尼亚女性艾妮丝·卓锦培育出来的,此花就是以她命名的。

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古典音乐里的喜马拉雅,登峰造极,可一点也不高高在上,非常平易近人。它简约又充沛,单调却丰富。

犹记2013年7月12日晚,我在巴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听了一场音乐会,曲目是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,另有几个短曲,包括我至爱的帕赫贝尔的卡农。

初夏,便有北方来的农民把一大担一大担笼养的叫蝈蝈送进了江南的城市,给江南的城市带来了田野的歌唱。每逢这时节,我总会花几元钱买一羽回家,让田野的歌唱伴随全家度过漫长的夏秋季节,每天,我都会听着它的歌唱,仔细观察它挑着状如戏子翎子的触须、虎虎有神的樣子,给它喂毛豆、南瓜或饭粒。邻人笑我痴顽,我说到了这把年纪有点儿痴顽不亦美哉?

记得孩提时,母亲也每每买一羽叫蝈蝈挂在客厅里,任由它鸣个一夏一秋,母亲说,孩子听了叫蝈蝈的叫声可以安神祛痧,不“疳夏”。“发痧”和“疳夏”的滋味可不好受,前者发烧,后者厌食,是夏天的常见病,实际就是感冒和肠胃炎之类。母亲的传统疗法是“捉痧”和“刮痧”。“刮痧”还能承受,用一枚铜钱蘸点菜油,在后脑脊椎处不停地刮,刮起几道紫红,算是“见痧”了;“捉痧”则痛苦得多,食指和中指死命地在你后脑脊椎处拧,直到拧出一道道紫痕才算“见痧”。这

一番辗转颠簸,我终于来到了松山脚下。虽然通过文字史料,对这一地方已有所了解,但当我站在山脚下,端详着挂在松树上的长长排放大的“远征英雄”的历史照片,心中依然抑制不住激动,忍不住默默说了一句:松山,我来了。

松山为云南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,属于横断山脉南麓,海拔2690米,兀立于怒江西岸,山势陡峭,从主峰到江面的垂直落差达1500米,犹如一座天然桥头堡,虎视兇江,扼滇缅公路的要冲,易守难攻,异常险要。自从1942年日军占领怒江西岸之后,松山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,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,而且进可攻,退可守,与腾冲、龙陵形成犄角之势,互相呼应。为了打通印缅公路,恢复被日本人切断的中国西南唯一的战略运输线,继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

种传统疗法也有些科学依据,不断刺激中枢神经,刺激得患者大汗淋漓,烧也就退了,只是太过残忍。那年月,夏秋季节时常能见着后脖留几道紫痕的孩子,是夏天的一景。

母亲说,听了叫蝈蝈的叫声可以祛痧和不疳夏,很令人鼓舞,至于能安神一说,却是

田野的歌唱

吴翼民

反了意思,孩子们听了蝈蝈的叫声应是心神不安啊。蝈蝈的叫声是田野的歌唱,它会把孩子们的心思引向广袤的田野哩。

蝈蝈是第一个登台献艺的田野歌唱家,蝈蝈的歌声未寂,别的田野歌唱家们就迫不及待登台亮相了,蝈蝈是女高音,纺织娘应是女中音,油葫芦是男高音,蚰蚰应是男中音,知了则是王者之声,像铜锤花脸,或者帕瓦洛蒂,至于金铃子,应是标准的童声了。夏

国士兵转瞬倒在了血泊中。

日军的狡猾凶狠激怒了中国军人,第28师官兵轮番发起强攻。但是,日军凭借着有利地形构筑的隐蔽坚固的地堡工事、密布的火网以及精准的射术,给进攻的中国军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。激战半月,第28师的伤亡即达3000多人……

五月的滇西阳光灿烂,蓝天白云,无言地凝视着这片当年激战的战场。我沿着山道缓步而上,昔日的枪林弹雨、尸山血海早已不见了踪影,只有松树上、草坡旁、土洞里的指示牌标注的“有盖式机枪掩体”“地堡入口”、“猫耳洞”、“交通壕”等等,见证了日军的苦心经营、顽固疯狂和中国军队的前仆后继,顽强不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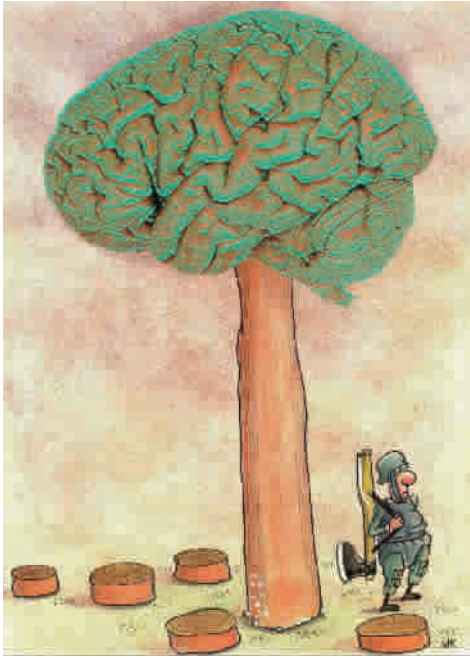
血的代价使中国军队清醒了过来,经查明,松山的日军不是三四百人,而是1250余人,远征军统帅部作出决定,由第20集团军第8军接替第11集团军第71军负责主攻;同时调整战术,集中兵力,逐个清除日军的火力点,稳步推进。

第8军荣誉第1师、第103师的官兵们先后投入到攻击松山的激战之中。当进攻到松山主峰子高地时,日军地堡的密集火力又挡住了我军的攻击路线,伤亡累累。副军长李弥赶到前沿指挥所,仔细观察了敌情后提出,必须有一位勇士去炸掉右翼的敌堡,然后从那里挖掘地道直通子高地母堡下层,

秋季节的田野常常弥漫着交响乐、多声部的混声大合唱。

孩提时的我,一个暑假几乎都泡在城郊的田野里,人被晒得像油煎糊粥。我与小伙伴在田野里逮蚂蚱、捉蚰蚰、套知了、捕蜻蜓,每次都能满载而归,别的虫子逮不着,蚂蚱是十拿九稳的。那时田野里的蚂蚱最多,其实就是蝗虫,到处都是,但还没有形成蝗灾,有的尖头大蚂蚱如飞鸟般大,翅膀振动发出“嘎嘎”之声,捉住其小腿,它便会向你打拱作揖,若求饶状,我们管它叫“拜拜道士”。当然,由于蚂蚱不会唱歌,又不若蜻蜓般轻盈美丽,更不像蚰蚰样善于争斗逗趣,它们的下场通常作了鸡的美食。

如今的孩子离田野越来越远了,别说见不着众多可趣的田野虫子,就是田野里的植物也分不清个子丑寅卯,因此我得感谢每年初夏挑担进城卖蝈蝈的农民,是他们把昔日田野的歌唱带进了城市,播撒进各家各户,于孩子,是打开了解大自然的一扇窗户,于我们,则是续上一个童年的美梦。



严防砍伐 (白俄罗斯) 米伦科

装入TNT炸药炸掉子高地,才能夺得全胜。话音刚落,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铁塔大汉站了起来,高举右臂:“报告李副军长,周汉祥愿为祖国收复失地献身炸敌堡。”他把炸药包捆在身上,然后利用大雾和地形的掩护,闪电般地钻进了敌堡,只听一声巨响,浓烟滚滚,敌堡被炸得四分五裂,飞上了天空。周汉祥也为国捐躯了。

此时已进入雨季,中国军队踩着泥泞湿滑的山地,连续发起猛攻,但子高地依然纹丝不动,我军伤亡惨重。最终,工兵营日夜施工,费时两周多,将一条地道挖通到了子高地的下面,放上3吨TNT炸药,

七夕会

记得经常是从父母手里拿了钱后兴冲冲直奔凯司令,却又常常空手而归。那是个食品匮乏的年代,如今一年四季都有供应的栗子蛋糕,那年月却要等到栗子收成了才有得做,一年里难得见几面?还有,今天市面上鲜奶蛋糕领衔,奶油蛋糕早已被人不屑了,可我们钟情于它家的奶油裱花蛋糕。蛋糕坯的松软和奶油的结实,绝配!那些淘汰奶油蛋糕的人一定没有拿着粮票排队抢购的经历,少年时代品尝过的好滋味真会伴随一辈子呢。

凯司令创建于1928年,岁月沧桑,距今快90岁了。因为它的年长,上海人很少有不认识它的。

松山松涛松山云

刘蔚

发起反攻缅甸的战役,1944年5月,20万中国远征军陆续渡过怒江,展开了滇西大反攻,松山战役即是这场大反攻中最惨烈、最悲壮的组成部分。驻守松山的是日军第56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,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。根据战前侦察得到的情报,防守松山的日军只有三四百人,此时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换装了美式装备,地上有美制重炮掩护,天上有美军飞机火力保驾,区区三四百日军何足挂齿?然而,当第一波攻击的中国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近阵地前沿,100多挺机枪从隐蔽的地堡中突然喷射出密集交叉的火舌,无数的手榴弹、小炮、掷弹筒纷纷开火爆炸,众多的中



齐,时有干扰,但卡查特利安还是拉得非常投入,尤其第二首的萨拉班德舞曲,他演奏得极有分寸感。萨拉班德(Sarabande),是一种三拍子慢速的西班牙舞曲,意为“神圣的”,最早这个舞曲与葬礼仪式有关。它的基调是悲痛的,但绝不哭哭啼啼,而是看透人生,带着温馨与镇定,是对逝者的一份祝福。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是这部作品的最佳诠释者之一,他时常在故友的葬礼上演奏这节萨拉班德,也对在世的所有“伤心人”演奏这段协曲。

我想,卡查特利安演奏此曲,也是向墓园里的亚美尼亚先辈致敬吧!



凯司令:凯旋的司令

章慧敏

从小到大大,我去过N次凯司令,时代在变迁,凯司令也在变,但万变不离其宗,栗子蛋糕成了凯司令的基调,始终不变。说实话,每当有外地亲朋来上海,无论是接风还是践行,我喜欢带他们去凯司令喝杯咖啡或是吃顿西餐。临走时再给他们捎带只栗子蛋糕。有时候也想,如今的上海滩各种风情的西饼屋咖啡店西餐馆随处可见,我为什么独独钟情于凯司令?说来说去不外乎一个怀旧的情结。

舞台灯光太耀眼还是初次上台紧张的缘故,反正我根本找不见那根白线了,懵里懵懂地以为到地方了就单腿跪了下去,等到发现出错了又赶紧站起身朝白线跑去……

这还了得,后面一串“尾巴”跟着我乱了套,原本一条直线的队伍成了没头的苍蝇在舞台上乱窜,台下顿时笑开了锅。这哪像欣赏芭蕾舞啊,简直是在看滑稽戏了。

虽然出了洋相,栗子蛋糕还是如约吃到了。我们那个年代见识少,物品也十分匮乏,栗子蛋糕于我就是世间美味了,从那以后,凯司令的栗子蛋糕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脑海之中。

巴赫在亚美尼亚教堂

何华

话说那天下了班,草草吃了晚餐就赶去亚美尼亚教堂。它建于1835年,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教堂,由著名建筑师乔治·哥里门设计。音乐会设在椭圆形圣殿里,不大,只能容下大约七十个位子,两侧及后面还站了二三十人,济济一堂。不可否认《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,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,这部作品的“发现者”大提琴家卡萨尔斯就说过,他把每天拉这套组曲当作向上帝的祈祷。但巴赫并非将它框定在宗教范围内,它同时也表现了人类的世俗情感。尽管当天听众的素质参差不是以她命名的。

大概五岁那年,我学习芭蕾舞的私人学校举办了一次汇报演出,地点就在延安中路、陕西路口的儿童剧场。父母带我坐上三轮车去剧场时曾许诺过,只要我在舞台上不出洋相,第二天他们会去凯司令买栗子蛋糕给我吃。

那天晚上我们跳的是芭蕾舞剧《灰姑娘》,我们这些小班的孩子只有演小仙童的份,小碎步跑上台,在画着白线的位置定点前单腿跪下,同时将手中的纱巾覆盖在地上……可谁能想到,就连这么简单的出场也被我搞砸了:我长得高,于是成了领头的小仙童,不知因为

美食

